

踐行寫實主義：福克納的 《押沙龍，我的兒啊！》

米 樂

(何文敬譯)

摘 要

自從柏拉圖以降，「模擬」(“mimesis”)或語言與現實的關係等問題，一直是西方世界思考敘事文類的主要課題。十九世紀以來，這些問題的爭論則集中在小說裡的寫實主義。這些爭論中的關鍵字眼是模擬、倣效(imitation)、呈現／再現(representation)、複製(reproduction)、寫實主義(realism)、指涉(reference)。這些字眼各自表達寫實主義的矛盾。一方面，寫實故事運用語言，重複現實中發生過的事。另一方面，寫實的故事增補現實，即使只是跟現實有些不同。避免這些矛盾的方法，乃是體認小說具有踐行及認知功能，因為小說不僅提供知識，也促成某種影響。福克納(William Faulkner)的《押沙龍，我的兒啊！》(*Absalom, Absalom!*)是探索這些問題的佳作。它不僅是一本偉大的現代「寫實」小說，而且有許多人物兼充敘述者。小說中一再提出敘述功能的問題。許多段落用象喻將敘述功能的問題當作主題。就某種角度而言，這一切表示敘述的失敗。例如，敘述者無法拼湊化學公式的成分，以取得原先預測的反應之意象。《押沙龍，我的兒啊！》是一部探討敘述失敗的佳構。昆廷(Quentin)和史瑞夫(Shreve)試圖把前一代(薩特鵬[Sutpen]、亨利[Henry]、伯恩[Bon]、裘蒂絲[Judith]等)的種種細節連結成前後一致的故事，卻沒有成功。昆廷和史瑞夫雖然費力說故事，對其本身卻仍有負面的影響。由此可見，該小說警告讀者：我們在閱讀《押沙龍，我的兒啊！》之際，可能也會受到影響，但未必是良性的。